

观看东信和椎木的摄影集,有一种解放感:原来花还可以这样拍!因为我一般只拍自己种的花而不拍买来的鲜花,他的画册里的奇花异卉也时时提醒着我,还有那么多陌生的花等着我去挑战它们的种植,等着我去探索它们奇特的美。我意识到花的各个阶段都是美的,都可以拍;植物的各个生理器官都是美的,也都可以拍。

原来花还可以这样拍

谈瀛洲

(一)
东信《植物图鉴》的第一册,是一位作家朋友送我的。这本摄影图册给我的第一印象,可以用“震撼”这两个字来形容。那种奇特的光线(在第一册里东信和椎木用的是人工光,也就是闪光灯打的光)斜斜地掠过那些千奇百怪的植物的集合,不但把植物的色彩还有它们的质地都显现了出来,每一片花瓣、每一张叶子都是那么地鲜明。光与影交织着,明与暗变换着,鲜艳的色彩和浓重的黑暗并列着。
第一册是2021年出的,包括了东信在2009-2012年间的园艺作品。现在《植物图鉴》已出到第四册,每一本我都买了。它的中文名字有点干巴巴的(在日文里就是《植物图鉴》这四个汉字),英文版的名字则是 Encyclopaedia of Flowers,直译就是《花卉百科全书》,听上去就像一本供人查阅的植物参考书的名字,但其实它是一套最富戏剧性的花卉与植物的艺术摄影集。有这样名字的一套摄影集能出到第四册,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成功。我还买了《华丽的植物》(Floris Magnificat),这是英国的一家出版社给东信出的园艺摄影集。

(二)
东信的全名是东信康仁。他1976年出生于日本福冈。中学时代的热衷于朋克摇滚乐,还和同学与朋友一起组织起了一支摇滚小乐队,他后来

的合作伙伴椎木俊介就是他当时的同学,也是这支乐队的成员。中学毕业后他带着乐队去东京发展,可是入不敷出,于是就到一家超市旁的花店里打零工。就是在那里,他发现了自己对花卉的特殊敏感,和对园艺的特别才能。
东信去了东京的花卉批发市场——大田市场(Ota Market)。这是日本最大的花卉批发市场,也是世界第二大花卉批发市场,在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和各种气候带的奇花异草与各种园艺材料,可以给他的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。
2002年,他和椎木俊介一起在银座开了一家高级定制花店。可是他的想法太领先了,一开始顾客很少。开头两年东信连公寓的房租也付不起,只能住在太太的娘家。这以后他制作了一些别出心裁的花艺装置作品与行为艺术作品,比如他的“瓶中花”和“植物雕塑”系列,这才开始声誉鹊起,事业也慢慢走上了正轨。这篇小文主要讲他和椎木的花艺摄影,他的装置作品和行为艺术作品就不细谈了。
事业上轨道之后东信和椎木开始了分工合作:东信主要负责制作花艺作品,而椎木则在作品完成之后,把它们拍摄下来。这些照片积累起来以后,就有了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摄影图册。

(三)
观看东信的那些园艺作品的照片,可以感受到他对植物的美的那种敏感。不但是对花,还包括对花苞、果实、嫩芽、根系甚至是枯枝的色彩、形状、图案、质地,和它们所带的各种暗示的特殊敏感。艺术才能的一个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基础,不就是敏感性吗?当然在此基础之上,还要有表达能力和执行的意志。
另一位日本摄影家荒木经惟的花卉与植物摄影,我也看过不少。当然,从摄影的角度来说,荒木的题材和范围要比东信和椎木的广阔得多。但荒木是专业的摄影家,不是专业的园艺专家。

拿荒木的花卉与植物摄影作品和东信的相比,就可以看出后者特别懂花。荒木拍的花都是比较普通的市售的花,但是他有极为丰富的创意,补充了他对花材了解的不足。
东信则会运用特殊的花材,并把它们做成特别的组合。他会用一般插花人不会用在花束里面的东西,比如多刺的仙人掌、蕨的顶端弯曲的毛茸茸的嫩芽、空气凤梨的灰白色的叶子、花瓣上有奇特斑点的热带兰花、闪烁着金属色斑点的热带秋海棠叶、原产南非的帝王花、原产澳大利亚的银桦的花、有膨大舌瓣的仙履兰(又叫兜兰)、带着雪白的裸露根系的正开着球的花球根、刚裂开的多毛的虞美人花苞,甚至佛手、松果、裂开的血红石榴等,有时还有年头久远的盆景松树,所有这些都被他信手拈来,组成别出心裁的花艺作品。
东信和椎木除了黑背景的照片外,有时也拍白背景的。极背景的照片里常常是极为丰富的多种花材的平面组合(东信的许多园艺作品是放在盒子或箱子里的,许多花紧紧地挤在一起),白背景的照片

事情,就是这样。不要去问什么理由,也不用去想什么结果,喜欢上了,去做,便是。我也讲不清楚,为何喜欢写字。不但喜欢,而且上瘾。以至于一日不写字,便觉不自在。于是乎,情不自禁,把书斋命名为“不字斋”、还自产自销成语:“情不字尽”。
两年前开始,写字成了生活的必需品。一日三餐,一日三行。日复一日,小楷抄完了《老子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和《道德经》《金刚经》,算算起码两千多字吧。裱好,挂在墙上,是谓孤芳自赏。亲朋好友来访,听得半句美言,心里总是美滋滋的。相见,本就是心生欢喜,多一分“字”色,添一道风景,那又何妨。“日日是好日,壶中日月长”,亦复如是。
久而久之,笔握在手,字写心头。写得越多,越是发觉,一个字,似乎表达不尽我的多重情感。莫非,情到深处,忽觉“情不字尽”?
对于字的产生和结构,来了兴趣。传说仓颉造字,也是偶然。天上飞来一只凤凰,叼在嘴里的东西正好落在她面前,上有蹄印。于是,他受启发,万物皆有自己的特征,若能

情不字尽

吴四海

抓住特征,画出图像,大家能识别,不就是字么?日、月、山、云、河、湖;人、鸟、飞……从象形、指事、会意,到形声、假借、转注,古人运用“六书”的方法规则,一字一音,一字一形,造出了让我们享用至今的汉字。
字的美妙,在于一笔一画,任由书写。但再怎么写,不讲书法度,是不行的。所谓“不入魏晋,终是野道”,很有道理。人,无精神,不美。字,无笔势,也不美。我用尽浑身解数,发挥想象力,“点”是头,“双点”像两手,“撇捺”似双脚,“上横”为肩膀,“中竖”乃脊梁——想象着写一个字,如同画一个妙龄少女在跳芭蕾舞。意在笔先,字在舞动……
写着写着,又忽发奇想,除了造势,何不造字?正巧有位朋友发来微信,问照片里一只葫芦上刻的是何字?我一看,就知道,那是日本的造字。
毫无疑问,日本的文化起源于

中国,日本的文字由来自于汉字。日本人赞叹汉字的美妙绝伦,运用并沿用了中国古字,同时也发明和组装了“和制汉字”。信手拈来几个有趣的,比如“峠”,意即上山下山的山路,很形象会意的中国古字,日本人沿用至今。还有十字路口,日语造字是“辻”,太形象了。再比如“躰”,指儿童言行举止文明礼貌的教育,身美合一,美妙无比。上班工作,日语造字为“働”,说明人要动起来,不是坐着不动,也有意思。
不管是古人造字,还是后人造字,其实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——博采众美,合而为字。书法日趋同质化的今天,既不想当书法家,又不想当卖字匠的我,运笔造势的同时,何不酝酿造字?偶得一张微信照片灵感,说来就来,脑子里即刻冒出来两句话八个字——“拾取辛苦,拥抱忍受”。多像是我的人生写照,又配合当下全民抗疫、居家隔离,很应景。得之于心,应之于手,浑然天成,意味深长!以后,我还会继续尝试这种被我师父命名为“双字体”的写法,若真如此,“情不字尽”!



云山系列 (中国画) 金江波

里则往往是寥寥两三样花材的别致组合,比如一段龙游梅的虬曲的枝条,配上两朵深紫红色的牡丹;一枝黄绿色的清雅水仙,配上一个虞美人的毛茸茸的花苞。
东信和荒木的花卉摄影,对我的摄影有很大的启发。对东信来说,花的各阶段都可以是美的。在他的作品里,有将放的花、盛开的花和凋萎腐败的花。有美,也有丑;有正,也

有邪;有水嫩,有干枯;有细滑,也有毛糙多刺;有初生,也有将死;有华丽乃至妖艳,也有纯白和纯黑;有善的象征,也有恶的暗示。
日本的一个特点,就是一方面各种传统艺术保存得很完整,但另一方面又有活跃的创新。东信大大地拓展了日本花道或者说插花艺术的范围,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没有做成朋克乐手的东信,做成了花道界的先锋派。

如今的阳春三月,上海人观赏桃花的热情,已经淡泊了很多。更多人追的是樱花。你可知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上海滩的周璇女士,她唱过的那首《龙华的桃花》吗?
“上海没有花大家到龙华
龙华的桃花也涨了价
你也买桃花他也买桃花
龙华的桃花都搬了家

路不平风又大
命薄的桃花断送在车轮下
古瓷瓶红木架
幸运的桃花都藏在阔人家

上海没有花大家到龙华
龙华的桃花都回不了家
龙华的桃花、龙华的桃花、龙华的桃花。”
上海滩观赏桃花,龙华那里也许是当年最佳的好去处吧。
桃树原产于我国,据史书记载,已有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,后经“丝绸之路”引种到世界各地,成为与苹果、梨并列的世界“三大果树”之一。在中国,桃为五果之首。五果是桃、李、杏、梨、枣,桃为首,可见人们的高度重视。
中国水蜜桃历史最早的文献记载,可见于明代后期,由明嘉靖三十五年出生的万历进士张所望所撰写的文章。张所望(1556~1635),字叔耀,号七泽,明上海县龙华人,曾为朝廷官员,走遍大江南北。他于明代天元年,即1621年所刻本的《阅耕余录》一书中,记述有如下一段史实:“水蜜桃独吾邑有之,而顾尚宝西园所出尤佳,其味亚于生荔枝,又有一种名雷震红,每雷雨过辄,见一红晕,更为难得。”
顾尚宝西园,是指明代嘉靖年间,顾名世在上海的私宅露香园。这段文字的含意,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:水蜜桃在明代嘉靖年间,就已在上海栽培、开花、结果,中国的桃子,从此由硬桃进入到水蜜桃的创新阶段,并在当时的年代,独上海有此品种,是顾氏家族在露香园内首创的新品种,此后的很多书籍和上海志也都称水蜜桃出自上海顾家的露香园,今天的上海地方志,也是这样记载的。
发迹于明代后期的顾名世家,清代初期,随着顾氏家族的消亡,露香园的败落,焚毁,露香园水蜜桃,也随之成了历史的文化遗产。但露香园水蜜桃的遗种产区,却在露香园的逐渐衰败的过程中,于清乾隆后期,逐步移到了南边的黄泥墙和吾园一带,即今天老城厢蓬莱路附近。这里成了当时上海市民家门口的美丽桃园。
由于上海老城厢不断地城市化,清朝后期,露香园水蜜桃的遗种产区,又转移至上海城外郊区的龙华一带。即今日上海龙华古寺,烈士陵园一带。龙华春天的桃花,龙华夏季的水蜜桃,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筑成了上海城郊一道亮丽多彩的风景线,去龙华赏花、品桃,成了当时市民远足休闲的最爱之一。龙华水蜜桃以其优良的品质和声誉,渐渐掩盖了原本来自露香园水蜜桃的历史真相。包括闻名于世的奉化水蜜桃和无锡水蜜桃,其实它们全都是源于上海水蜜桃体系,是露香园水蜜桃的后代。
对“露香园水蜜桃”的挖掘、整理,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,当时是为了给南市地区编写《上海古城乡土教材》而开始的。机缘巧合,一棵一百多年前被移奉至泰化的上海露香园水蜜桃的后代,被我带回了上海,移植在周浦镇。那些年,我们老两口,每个月都会去那里数次照顾果园。讲述上海古城的历史文化,实践上海老城厢的非遗传承……这几十年,自己干了不少,也收获了不少。
上海古城,上海城市的根!

上海古城的露香园桃花

鲁克龄



1963年,我进了高中。7月的一天下午,一个男同学来找我,神秘兮兮地问:“想到几艺去抄剧本吗?话剧《三代人》!”
几艺?我顿时两眼发光——不就等于《小白兔》《马兰花》《枪》《地下少先队》吗?这可是“神圣”的代名词啊!
我们都是标准的小戏迷,能够去“圣殿”一游,别提多高兴了:“当然去!”
第二天上午凭着学校的介绍信,再加上一个戏迷女同学,战战兢兢地进了华山路几艺院部,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,不停地东张西望。
安静的办公室里,一位女老师和蔼地把几册油印的剧本递给我们,还倒了三杯白开水。我们拿出准备好的练习本和笔,便分头抄了起来。抄完后,恭恭敬敬地还给了老师,依依不舍地离开了。这出话剧《三代人》与沪剧《红灯记》同源于一部电影剧本《自有后来人》,都在这一年上演。
在几艺大门口,我们三个异口同声地表了决心:我们也来演!

第二天晚上,一帮子同学闹哄哄地来到延安中路的几艺剧场集体“观摩”。我们被台上英雄的壮举感动得热血沸腾,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看自己分派到的角色。
不知道为什么,我分到演鸠山。如今一谈起,朋友们都很诧异:“你这么瘦,怎么可能演演鸠山?”我说,几艺的鸠山比我还瘦呢,胖的是京剧《红灯记》里的袁世海。
根据几艺舞台上的服装、道具,我们到处去找。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市公安局的,我们便借来了军装和枪,那可都是真家伙,比几艺还强呢!
一个班级,一群十六七岁的、毫无演戏经验的毛孩子,就胆敢在我们上学的格致中学大礼堂演出了一台大戏《三代人》,真是无知者无畏。那天,台下坐满了老师与同学。谢幕后,我们的一位语文老师说“我看了一本

连环画”。
但是我很珍惜,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粉墨登场,也是第一次进几艺院部大门。
十五年后的1978年,也是7月,举办了上海市话剧汇报演出。我参加的上师大业余话剧团,参加了一台三个小戏的联合演出,演出独幕话剧《最后一次手术》。请来几艺的胡德龙、董明导演,查国钧担任舞美设计。由于几艺三位老师的把控,而且给我们上了“表演课”的速成班,我们才能代表上海的业余话剧团参加汇演。
巧了,我们这出戏的后面就是几艺演出的《约会》。我们演好后都没有卸妆,就站在侧幕边兴致勃勃地观看。
这出戏台词精彩、表演生动、妙趣横生,我们眼睛都舍不得眨。在后台,我们当场决定也来《约会》!
几艺慷慨地把剧本给了我

们。但排练时别别扭扭,画虎不成。有人出了妙招:找原版的导演王又乐!
几艺又一次全力支持,派出了王导,而且提供了音乐、效果声。王导点石成金,顿时大有起色。我分到的角色是“老田”,一个傻乎乎“红娘”。我第一次出场时,需要边看笔记本,边自言自语踱步出来,绕过花坛、长椅……可我怎么都不能兼顾,一片混乱。王导就拉着我的手,一前一后上场,王导念念有词,边念台词边指点,像幼儿园老师搀着小小朋友……
首演在学校大礼堂。那天晚上,王导就站在侧幕,有了他把场,成功《约会》!
十五年里,我两次演话剧,两次与几艺结缘。
我这“特别观众”,真够特别的。
这辈子,我只做了一件事,也只会做一件事,就是为孩子们创作儿童剧。

这出戏台词精彩、表演生动、妙趣横生,我们眼睛都舍不得眨。在后台,我们当场决定也来《约会》!
几艺慷慨地把剧本给了我

十日谈

把最好的给孩子
责编:徐婉青